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甘建华

遥远的敦煌距离雁城衡阳3333公里，却一直是我脑海中难以抹去的记忆。

36年前的早春二月，我随父亲踏上西去的道路，在火车上穿越河西走廊，看到了唐诗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象着“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感伤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样的一天一夜，二十五六个小时，场景繁复多变，诗意诡谲绮丽，我仿佛经历了一生一世。尽管后来也曾多次走过这条路，但都没有初次经历那么惊心动魄。

敦煌鸣沙山和月牙泉　　来自网络

名气超越古今

我们凌晨在柳园下车，见到了令人恐怖的黑戈壁，茫茫无际，蜿蜒伸向天尽头。在一位湖南老乡家休息一天后，清晨换乘青海油田的公共汽车，前往128公里外的敦煌县城。下午3点钟左右，车在北台站停下，司机告诉我们，明早启程去冷湖，大家可在敦煌转悠大半天。

敦煌县城并不大，只比我老家茅洞桥大一倍而已，但它的名气却是超越古今。阳光下的风刮得人脸上有些疼痛，树木都是光溜溜的，视野中没有一星绿色。女人的头上都蒙着一块纱巾，男人都穿着深色的棉袄。在县城中心的反弹琵琶飞天雕塑处，我怔怔地站了好一会儿。不远处的一堵墙壁上，刷新着一首黑底白字的诗歌，明代王偁《赋得边城雪送行人胡敬使灵武》：“万里敦煌道，三春雪未晴。送君走马去，遥似踏花行。度迹迷沙远，临关讶月明。故乡飞雁绝，相送若为情。”

我问父亲：“敦煌是什么意思？”父亲说：“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二字，就是盛大辉煌的意思。”

在我到达敦煌的1700多年前，东汉学者应劭注《汉书·地理志》也这样说过。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编撰《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发挥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在我后来客居敦煌七里镇石油轮休基地时，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走过敦煌，其西行日记也是这样解说敦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有鸣沙山和月牙泉两处旅游胜景。它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敦煌石窟”和“敦煌壁画”闻名天下，是世界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国学大家季羡林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来自网络

来历众说纷纭

“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河西四郡，其中武威、张掖、酒泉的命名都有含义，唯独敦煌沿用原名。但敦煌一名究竟是怎么来的，历史留下的悬案至今未解。

古代人一般用汉语字面意义来解释“敦煌”地名，但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敦煌”的词源不是汉语。一般认为，《山海经》中记载的“敦薨”，即是敦煌最早的称呼，而“敦薨”或敦煌，则是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至于是哪个民族，又是众说纷纭。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考证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Tokhara）译音，而都货罗也就是当时居住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中国学者岑仲勉认为敦煌的词源是“桃花石”（Taugas），王宗维认为“敦薨”或敦煌为“吐火罗”的音译，并推断敦煌为吐火罗人居住的故地。从敦煌方言也可看出，古代是“华戎杂处”的一个繁盛之地，“敦煌”地名的词源，是汉朝以前游牧于此的古老民族的“胡语”，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近读两位当代学者的研究文章，更加引起了我对“敦煌”这个地名的兴趣——敦煌为啥叫敦煌呢？

在《敦煌为什么叫敦煌》中，研究蒙元史、边疆史的著名学者姚大力说：“汉文明的覆盖面向西延及河西走廊，时间不算太早。西汉置四郡于兹，郡名恐怕都属于用汉字记音的当地地名。东汉人应劭注《汉书·地理志》，谓‘张国臂掖，故曰张掖’，只可能是一种望文生义式的‘通俗辞源学’解释。敦煌和吐鲁番两地名同样是进入汉语的外来语词。”

就“敦煌”这个地名发音的源头，姚大力分析道：“中古汉语读作dun的‘敦’字，其上古发音当为dur，正好用来译写源词里的首音节dr(u)-。至于用‘煌’来译写-v ā na，盖因古无轻唇音，故以汉字写其音时读van-为wan-，词尾的a省略不译。”

盼知音释敦煌

在此大约十几年前，我曾读李文实先生《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据说这是青藏高原历史地理学最重要、最有见解的著作之一。

东汉应劭、唐人李吉甫关于“敦煌”的说法，几千年流传下来鲜有异议，而李文实率先提出质疑。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沙州敦煌县条目中，不仅用“大”和“盛”解释敦煌，还自作聪明地将敦字改为火字旁，以示其盛明。对此，李文实认为完全是望文生义，强自为说，失其真相。他经缜密研究羌语与藏语语音的对音比较后提出：“因其地既原属羌胡杂处，地名也自当名从主人，这样才能得其名的由来，甚有助于史事的解析。”他考证后认为：敦煌为羌语译音，是现代藏语“朵航”的对音，其意为“诵经地”“诵经处”，即寺庙所在地。他进而考察到，敦煌的名称，在汉武帝通西域时早已存在，换言之，在汉武帝时，佛教已盛行于天竺西北部，就其近，佛教也早已传播于河西走廊。由于此地早已有寺院，并有敦煌之名称，故汉武帝置州郡时，即以之为郡名。如是，敦煌之名才得其实。若不通晓突厥语、羌语，仅从汉语字面解释，难究其中曲折。

我将李文实研究之帖在网上发出不久，即有网友匿名跟帖指出：“将汉武帝时代‘敦煌’释为藏语‘朵航’，似显牵强。1、当时佛教既入西域，也并未普遍流行。如此，则‘诵经’等词显然无据；2、当时此地有羌族活动，而‘朵航’按作者说法为藏语。羌藏究属两族，‘朵航’是否同用，存疑；3、就藏族而言，晚至唐代才慢慢接受佛教。‘朵航’既属藏语，何以穿越（提前）五六百年，横跨千山万水，现身于河西走廊？”

刚解疑，又生疑，确实挺有意思。大抵学术研究就应该这样往前推进，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也。

敦煌！朵航！到底应该怎么解读，盼知者有以教我。

（甘建华，高级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地理学会会员、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行天下

小城太平

丛依萌

霹雳州太平市，是马来西亚的一座小城。没有吉隆坡的繁华与喧闹，少了仙本那纯白的沙滩和绚丽的鱼群，是个像它的名字一样亲和而平易近人的地方。在这里，背包客十分少见，旅行团更是驻足而止。这里有的只是淳朴的人情、浓烈的太平的气息，就像深藏老窖中的陈年美酒，一启坛，香气就馥郁于整条巷子中。

太平一直是马来西亚公认的适合养老的城市。太平湖，那是一颗被碧绿包裹住的珍珠，湖畔环绕着上百年粗壮的“雨树”，粗壮的大树纷纷弯下腰来，树叶枝干都朝向太平湖的方向，就像是在喝水一样。

太平湖公园颇有中国江南庭院园林之雅致，由以前锡矿采矿池修整而成的水域，曾经的采矿区域变成了现在动物们嬉戏的乐园，如今岁月静好，却也让人回想起太平这个安稳平静的小城并不太平的过往。那时的太平市还不叫太平，它名为拉鲁，是个因富产锡矿而闻名的城市，在殖民者肆意的掠夺下，由于采矿的需要，大量雇工蜂拥而至，冲突也随之而来，人们为了重归和平，休战和好，并将城市的名字改为太平，以保这片土地的人民世代太平。

太平湖后便是太平山，是这里的人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的地方。走在山里可以听风声、昆虫间的细语，目之所及都是绿色。一路上，碰到的路人都会跟你打招呼说morning，一开始还有些惊讶，之后也许是沐浴山风久了，身心也就开始舒缓起来，主动跟遇到的人打招呼，不由感叹也许是深处钢筋水泥城市的人，早就忘记了这样普通而单纯的问候方式。

由于矿山曾雇佣过大量华工，太平市如今也是华人的聚集地。在这里的华文独立中学，班级不是简单的按数字来区分，而是分成了忠孝仁义礼智信，按传统中华美德来命名，将中华传统文化融汇在生活的点滴之中，就算远离祖国大陆，但华人的心一直在向家的方向。就连小孩子们在一年一度的才艺展示上，也多展示的是传统中华才艺。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孩子而言，学习中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来上华文独立中学。许多老师也是放弃了其他的良好就业机会，坚持在这里教授孩子们说中文，让中华文化更好地在孩子身上传承下去。

太平，就像是饱经风霜的华侨老人，静静坐在太平湖畔，给自己的儿孙，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着最朗朗上口的中文儿歌，安静祥和而又不失力量。

潘安湖的华丽变身

周　晨

湖水碧波荡漾，在日光的映照下闪着点点光辉，偶有闲鸭成群浮游，若隐若现。湿润的空气里伴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仿古建筑和民俗街巷的青砖红墙格外耀眼，踏着栈道拾阶而上，初次邂逅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整个心灵都放空在湖心的水镇上。络绎不绝的人们穿梭在富有地方特色文化的小镇里，各具风格的传统民俗文化商铺招徕大量顾客驻足，水镇繁荣又热闹。

然而这片欣欣向荣的湿地景区在8年前却是另一副模样——灰尘满布、千疮百孔的大型煤矿开采基地。原来，潘安湖湿地公园坐落在有着百年煤炭开采历史的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辛勤的贾汪人民靠着掘井建矿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儿女。然而，煤矿资源的有限性与生态环境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使得贾汪区煤炭产业的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

资源是有限的，但智慧是无限的。贾汪区政府摒弃“等、靠、懒”的输血式救助，决定将传统的煤炭工业向可持续的旅游服务业等产业转型。2010年，江苏省政府决定在贾汪区实施“潘安湖综合整治”土地整改项目。经过一系列科学修复、规划开发等措施，满目疮痍的煤矿区华丽变身成国家4A级风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江苏省生态旅游示范区——苏北地区面积最大、生态修复最完整的湿地公园。潘安湖湿地公园以生态旅游为特色，秉承促进城区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宗旨，科学规划归置土地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全方位建设集湿地生态旅游、度假休闲、环境友好、低碳办公、绿色生活为一体的园林生态旅游经济区。据统计，潘安湖的国内外旅客客流量年均可达500万人次，成为苏北地区休闲娱乐度假旅游的“后花园”。

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激发了原有农业的活力。潘安湖生态湿地公园的竣工给周围村民们带来了致富的契机，让外流群众有了回迁的意愿。在潘安湖湿地旅游景区内，一家远近闻名的手工香包制作坊生意火爆，供不应求。紧邻着潘安湖公园有一座叫马庄的小村镇，香包坊的创始人王秀英就是这座村镇上的居民。王秀英家中两代人在上世纪末先后在贾汪区的煤窑中打工谋生，虽然王秀英缝的一手好香包，但是无人知晓她的手艺。

贾汪区生态环境的改善给了她一个借此谋生的契机，湿地景区旅游热的高涨为王秀英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她的香包手艺也被区里申请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眼看着香包的热销，王秀英抓住市场机遇，以市场化方式利用特色文化发展民俗产业，招收学员，举办香包展，由一个布艺工作坊成长为一家公司，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香包产业带领了几百位村民走向致富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贾汪区生态的嬗变让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富强优势。休闲农业与乡村度假成为许多下岗工人谋求出路的不二选择。农家乐、民俗店、休闲农居等旅游产品给人们带来了丰厚收入。在潘安湖生态旅游景区的辐射下，方圆几十里的旅游产业也被带动起来，先后建设了卧龙泉生态博物园、墨上集民俗文化园、茱萸养生谷等一批生态休闲观光项目，唐耕山庄、织星庄园等农家乐项目极具地方特色，大洞山风景区、紫海蓝山薰衣草文化创意园也成为游客们常来光顾的度假之地。旅游产业成为了贾汪区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这里成为苏北地区一颗耀眼的明珠。

下图：潘安湖　　来自网络

丽江古韵

刘思佳文/图

“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这大概是对丽江最恰当的概括了，我们从丽江机场去往古城区的路上深深感受了这说下就下的“丽江雨”。一路上，从车窗向外看，干净的街道、抬头可见的云天相接、特色的纳西族建筑和说下就下的雨，让这座小城在乖巧中又有一些任性。

丽江古城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大研镇，因此又称“大研古镇”，古城地处云贵高原，海拔两千多米，占地面积7.279平方公里。我们到达丽江古城时，天色已晚，温暖的橘黄色霓虹灯点亮了这个小镇，静谧而又热闹。

夜幕笼罩，为小城添上了一丝静谧。那些飘在天空中的云仿佛离我们更近了些，但抬头看天依然清澈透亮，能看清楚云的形状，微风浮动，白云安静地悬于天空中，天空、古楼、青石板，这是古城的夜晚。古城水车是丽江古城的象征，古城门前水车缓缓转动，带动着流水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声音不大，靠近些就能听到，如此怡人的节奏，让我们不由得放松心情去好好感受这座古城的悠闲。

古街、古桥、古建筑，对于初次来到丽江的人来说，越发感觉到这座小城的神秘。纳西族自存在以来就有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传统，古城内水系发达，因此城内无处不见小桥流水，古城顺山势、水势而建，没有规规矩矩的路网结构，但却错落有致，这里的街道，可以用“曲、幽、窄、达”四个字来形容。

四方街是丽江古城的中心，是古城最著名的街道，四条主街从四方街的四个角延伸出去，而后又从四大主街岔出众多街巷，这些街巷又分出多个小巷，小巷又相互牵连，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空间。游走于大街小巷间，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都让人觉得精致。

街道全为红色角砾岩铺就，石材材质温润、表面有天然的花纹，古城用石板铺路，除了与古城环境搭配和谐，还有晴天无灰，雨天不泥泞的特点，在这样阴雨不定的丽江，走在石板路上，欣赏小镇的夜色，感受着这里宽街窄巷的幽深与宁静。

街面上行人络绎不绝，古城巷子多但在交叉纵横中，就也没有了死胡同，走到哪里都走的通。三五人漫步在古城的石板路上，由于阵雨天气，青石板路被洗的干净，在橙色灯光的笼罩下，让小城更加文艺。一路走来，临街商铺都是热热闹闹，挨家挨户看看，总能淘到一两件喜欢的东西。

在喧闹的丽江古城中，一个经营东巴字画的小铺保持着一份清静。被色彩艳丽、字符独特的东巴字画所吸引，我们走进店里，老板正坐在桌前研读东巴文字典，我们一进门，他便迎了上来，给我们介绍这是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年轻的老板名叫和闰元，是纳西族人，身穿纳西族民族服装、披着羊毛披毡。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他是东巴画的传承人，13岁起就师从东巴画家，早期的作品以具有宗教色彩的东巴画为主。后研习东巴文，也尝试将现代技法用于东巴象形文字上使其艺术化。小铺只有部分字画售卖，并且价格昂贵，大部分字画还是做展览用，他说：“经营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记得老祖宗给我们的嘱托，一定要把我们纳西族的文化传承下去。”

古街和酒吧是一种很浪漫的搭配，丽江古城的酒吧，无论是名字，还是店内风格，往往都多些文艺的味道。走到古城的酒吧街，便有舒缓的民谣入耳。选了路转角得一家叫“遇见”的酒吧进去坐坐，里面的氛围让人觉得安适且放松，驻唱歌手每30分钟换一位，都有自己的风格，却在你还想再听下一首的时候换了人，意犹未尽之时，让人对这个酒吧有了魂牵梦绕之感。

这就是古城的节奏，缓慢、悠闲，在丽江，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古老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人放松、回归自我的地方。

上图：丽江古城